

凤凰印象

文/黄体军

刘云是菏泽一乡村酒吧的“吧主”，老家在湖南凤凰古城，我们这次湘西之旅他自告奋勇充当向导。

一路上刘云不断讲起他的行者的经历：全国除了台湾之外，他全走遍了。西藏他去两次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游历是走墨脱。在菏泽他的脚步停了下来，他先创建了菏泽学院门口的“一米阳光”酒吧，然后又创建了西安路上的乡村酒吧。

他毕业于佛山大学中文系，一开始是作为志愿者去各地宣传2008年奥运会，不料想奥运会之后，他还在继续走个不停。他三十六岁，至今未婚。他会弹吉它，会弹点钢琴，会敲鼓。他有很多追随者，其中一个叫亮子的西安大学毕业，比他小四岁，追随他多年，他去哪，亮子跟到哪，他来菏泽开酒吧，亮子和女朋友也尾随而至，亮子负责日常管理，女朋友负责采买。

我们边听边提问，这些问题他有的回答很干脆，有的则避而不答。比如：他为何至今没结婚？他为何老是戴一顶有红五星标志的黑色遮阳帽？他为何晚上睡地板？这些他一概避而不答。

在凤凰古城，他领着我们转了一个又一个跟着旅行社走不到的地方：他童年游泳和观看龙舟比赛的地方，他外婆生前住过的东关门上的老屋，一些最古老的真正的吊脚楼，救落水儿童的英雄王湘冀寻找替死鬼的地方，他母亲最喜欢呆的地方准提寺，他每次回老家都要去解馋的小吃店

舒师傅餐馆，最适合夜听沱江水声的小旅馆……

他的家族在古城有一百号多亲戚，好像每条街的每个拐角都能碰上他的亲戚。这些人简直像幽灵一般，仿佛专门在某个拐角处等着他似的。遇上了，也不热情，只是轻描淡写地打个招呼，仿佛昨天刚见过面今天又遇上了似的，而事实上刘云已经一年没回家了。

对此，刘云解释道，凤凰这个地方的都这样，即使半辈子不见，见了面也只是简单地用啊或哦打一声招呼，甚至简单到连手也不握，但他只要看见你了，无论隔着几个人或几条街也会过来打个招呼，这足以说明他心里有你。这与北方人见面时的热情风格形成鲜明对比。

不过有一次是例外，刘云在某个街角遇见了一个穿着军大衣正在表演武功的傻子，那是他对故乡人表现最热情的一次。当时，那个傻子正在对着街两旁的小摊贩免费表演武功，又是拉架子，又是扮鬼脸，看得我们捧腹大笑。刘云指了指，说：“我又看见他了，每次回老家都能在这里看见他，他是一个傻子，是我小时候的邻居，也是凤凰县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人，因为家里穷，上了一学期就辍学了，他心里委曲，慢慢地变成了傻子。他不攻击人，不打小孩，所以我们都不怕他，他只是喜欢到大街上闲逛而已，高兴了就唱歌、跳舞或表演武功。”

终于，傻子认出了刘云。他紧走几步，抓住刘云一只手，一句话没说，眼圈先红了。刘云递给他一支烟，用火机点着，问他生活得怎么样？其实这是明知故问，他还能生活得怎么样呢？

他穿着军大衣，在街上闲逛或表演节目，累了困了就往虹桥或某个拐角一躺睡着了，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，他不可能有另外一种生活的。但就是这么一句空洞无物的问候，每次都能打动傻子的。他的眼泪扑嗒扑嗒地直往下掉，掉在这古城古街的青石板上，化成无言的细流汇入神奇的沱江。

“我没本事……”傻子哭着说，一个劲儿地抹眼泪，几乎要给刘云下跪。刘云好不容易扶起他，好不容易摆脱他，走好远一回，傻子还站在原处向我们招手。

刘云有四个舅舅，大舅是土匪，解放初期被共产党抓到沱江

边枪毙了。去年回家时，四舅唠叨刘云：“你工作几年了，也不给家里寄钱，反而把你爸妈的钱逐渐倒腾到菏泽去，你到底想干嘛？”

刘云兄妹两个，妹妹在广东佛山工作，爸妈都是教师，已退休。大学毕业这么多年，刘云从未给过家里钱，反而把爸妈的钱倒腾到菏泽开酒吧，四舅实在看不下去了。

其实，四舅并不确知刘云把钱倒腾到菏泽干什么，整个家族的人好像都不知道刘云在外面干什么。刘云只是告诉他们在外面打工，其他细节一概无可奉告。所以，我们见到刘云的表姐、表弟、朋友、小学同学，问：“喂，刘云在我们菏泽是名人，你们知道吗？”所有人都像风平浪静的沱江面似的，不惊讶，不兴奋，只是浅浅地友好地一笑，轻轻地反问道：“名人？”

回到菏泽以后，再回忆这声音，这表情，很自然而然地便回忆起那条悠然自在静静流淌的沱江。

钓鱼

文/孙红梅

说起钓鱼，最好的去处当然是我们雷泽湖水库。

来雷泽湖水库钓鱼的人很多。我想主要是因为这儿远离城区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吧。雷泽湖水库水面阔大，天气晴好时，水天一色，碧波荡漾，渔舟点点，浪花拍岸，感觉宛如面对大海。

当然，钓鱼者选中此处，大概还因为这儿的水来自黄河，是活水，而里面的鱼也多是黄河野生鱼吧。红尾巴的鲤鱼，宽宽的鲫鱼板，嘴儿向上翘着的撅嘴鲢鱼，白而透明的银鱼，细长的千条鱼，以及白鲢鱼、花鲢鱼……水库鱼多且肥壮，但这儿的鱼也很机灵，对钓者来说，很有挑战性。

因为鱼多的缘故，很多水鸟来此做客。野鸭、大雁，还有叫不出名字的水鸟，偶尔还有仙鹤、白天鹅等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鸟类。嘹亮的蛙鼓，清脆的鸟鸣，鱼儿戏水的哗声；配上堤边碧绿的草地和随风摇摆的垂柳……这图画也吸引着垂钓者纷至沓来。

有些钓者技术确实一流。一根细线如游丝，却能把几十斤重的大鱼钓上来，不由人不叹服。看的多了，也渐渐看出些门道：他们钓到大鱼，并不急于往外拉，而是一点一点慢慢往外“游”，等到大鱼没力气了再下网兜。一位爱好钓鱼的老伯还有一套钓鱼

闲趣



乡人的绰号

文/邢新锋

一个人的名字或许不能准确反映他的个性，但一个人的绰号基本上能从一个方面准确地反映他的相貌、或事迹、或脾性、或爱好、或本领……且大都都有一个故事或来历。

我生在鲁西南的一个乡村，小时候便领略了农民起绰号的幽默，想来至今令人捧腹。

有的绰号来源于“典故”。村东头一个人年轻时常向人夸耀自己一顿能喝三大碗饭，并信誓旦旦地跟人说“不信就试试。试什么呢？能喝就能喝呗。但后来，每当看到他来了，村人就说：“能喝三大碗的来了。”于是，“三大碗”的绰号就流传开了。

有的绰号是因人体特征而得，有时进行适度夸张，但也恰到好处。“二长腿”即因腿长得名，“三歪脖”乃脖子歪头偏也，“二绷嘴”顾名思义，整天绷着嘴巴，表情严肃，不苟言笑。有个乡

邻嘴巴突出，长发覆面，游手好闲，不但不孝顺父母，有时还对二老拳脚相加，有人冠之以“类人猿”，讽刺辛辣。

有的绰号则能表现一个人最突出的脾性或技能。“倔强驴”自己认准的事，九匹马也拉不回来，听不得别人劝，用他家人的话说：让他向东他偏要向西，让他打狗他偏要撵鸡。

有的绰号形神兼备，生动形象传神，闻其名如见其人。一个远房大哥，个子不高，说话响亮，走路一兜劲，有跳跃感，蚂蚱似的一蹦一跳的，又因他排行老二，人们都喊他“二蚂蚱”。“泥鳅”，长的黑且瘦，为人圆滑，泥鳅似的不容易捉住。“二喇叭”，说话声音高，且喜欢说话，常常成为大家的“新闻提供者”，毫无悬念地获“二喇叭”之名。

在农村有绰号的妇女不多。

有位大嫂叫“扎根”，是因她喜欢和别人拉呱、聊天，且聊起来没完，就象种子扎了根似的，“走(到)哪(在)哪扎根。”她男人这样评价她。于是，“扎根”的绰号便流传开来了。

刚开始被人叫绰号时，有人会严肃制止，大有“防人之口甚于防川”之势，但实在制止不了，也就付之一笑；或是听而不闻，闻而不问，视而不见，久而久之，

也就默认了；也有人会主动“回击”，给对方起一个绰号，以后再见面，用绰号相互逗趣，收获了笑声和快乐。

绰号，蕴一份情趣，含一份幽默，带一份顽皮，见一份诙谐，寓一份褒贬，滋生一份难得的亲切感。节假日回到乡下，故旧相遇，那些绰号便跳出来，顿时拉近了与过去的距离，仿佛又回到旧日时光，谁又能说不好呢？

